

潮头拾贝 |

丽元山札记(组诗)

（四川）易杉

老君观

老君观,离我的出生地
仅有几百米
解放前夕
还有几个男女道士
后遇政府改造
附近的娃娃
都到这里上小学
这是一个很紧凑的小院
四四方方
进门的两间厢房
和正殿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时候的我
除了哇哇地跟着老师念书
就是望着天花板走神
雕梁画柱,蝙蝠飞檐走壁
直到今天,我还想
这满院的风雨
为什么总是那么揪心
那些灰不溜秋角落里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琉璃寺

在杨家桥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雷打坝
传说是八仙中的铁拐李路过时
留下的痕迹
但是,从解放前
一直到我读小学的时候
老乡亲们谈论更多的是
有个叫琉璃寺的尼姑庙
说庙子的门一年四季都是
关闭的,说矮矮的几间
香房总是灯火一晚上到亮的
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尼
如何如何美丽仿佛聊斋里的
狐狸精或铁拐李转世
所以在乡下,深夜看书的时候
总是担心背后有一双手
突然伸进衣领,或者从她口里
吹一口气,我的油灯就灭了
这怎么了得
所以我在黄昏的时候
总是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生怕那个女尼姑化做一只狐狸
钻进我的床底下
让我的夜晚不得安宁

快活林

老君观后面的一条碎石路
有五六米宽
过了许多年还是泥酱酱
坑坑洼洼的
就在县衙门往青白江过渡船
的途中,也就是新都北门
八里地,人称高桥
从都江堰一直流下来的水
到了这里,有一个回水坨坨
水面黑漆漆的
据说有许多鱼豹子
每次从摇摇晃晃的木桥上
走过,心里像怀揣个鬼
然而,这是一块充满了神秘
又给人好奇的地方
全是因为高桥有一个
很大的河湾,树竹成林
沙堆遍地,小时候
老师经常带我们去野炊
桥头上有,有一个幺妹店
人称快活林,大人们说
是解放前的时候,县衙门
往灌县押送犯人,看到这里
景色好,重要的是老板娘
长得漂亮,又爱逗人乐
当差的和犯人都喜欢歇下来
喝二两,“快活,快活!”
加上店后面有个很深的林子
快活林就这样一直喊到了现在
但是,好多人还是常把它
与三队的柏树林,或四队的
斑竹林混淆在一起
后来在单位填表格的时候
我还疑惑过,是不是《水浒传》
中武松打架的快活林

丽元山

丽元山不是山
而是有许多大石头垒成的
土坡城,老乡称它为
高埂子。相传蜀国王开明氏
的妃子死了,就埋在
丽元山脚下。由此风水先生
看好这块宝地。
许多有钱有势的人家
就想方设法地把死去的人埋在
它的附近
或者,修房造物选地基时
都要向丽元山靠齐
这种说法持续了多少年
有人说,丽元山是一条龙
的龙尾,龙头在马家普东村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
在那儿挖出了开明王的墓坑
迷信归迷信
但是,丽元山这个好听
的名字,老乡都喜欢
于是政府在建社区的时候
就把丽元山所在
的两个村取名为“骊元社区”

教师征文作品选 |

春风吹醒了沉睡一冬的校园。樱花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欣欣然睁开了眼,透出了绿光,然后很快地都竞相冒出了扁长的叶子。新叶子呈淡黄色,随着它的逐渐成熟,变成了深绿色,闪烁着光亮。叶面上的脉络非常清晰,左右对称,像无数的蝴蝶趴在树枝上随着风儿翩翩起舞。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也许是山区气温低的原因吧,四月下旬了樱花还没有开放。刚过了双休日回到学校,我立刻就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休养了一年的樱花,一株株、一排排、一片片全部绽放了花朵。从远处看,白如霜雪,灿若云霞。从近处看,刚开放的花朵呈粉红色,带着红晕,红中透白,白中带红,绒绒的花朵像一个个绣球,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树枝上,像玉面含春的少女,明艳照人。这些樱花都是重樱,花瓣的层次很多,玲珑剔透的花瓣互相拥挤着,伸展着、喧闹着,灼灼照人。每一个花朵都像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做出的一个娇艳的笑靥。沉浸在醉人的樱花树下,听着花音软软,闻着花香浅浅,无疑就是一个绝美的风姿。

坐在办公桌前,凝视着窗外的樱花,感受着她的婉约浪漫和怡人的清香。鸟儿在树上蹦来蹦去,呼朋引伴地欢叫着。我十分羡慕那些机灵的鸟儿,蹲在叶边花下,零距离地亲近着这些美丽的樱花。瞬间,我的心动了起来:是樱花的美丽招来了鸟儿的欢乐,还是鸟儿的欢乐带来了樱花的美丽?

微小说 |

从娘家回来,梅子又着急又疑惑。急的是娘病得不轻,说话都困难了。疑惑的是她为啥要送自己两团线,还有她挤牙膏似地挤出的那句“这个……你要、要藏好,值……5000 块”又是什么意思?

梅子看着手里的线,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乡下人用来做布鞋的那种麻线,染成了红色,绕在两个硬纸筒上。

看来娘是病糊涂了,这两团线最多值 10 块钱。唉,不管值多少钱,也是娘的一片心意。梅子把线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赶紧进里屋收拾衣服。她还要去医院服侍娘。

梅子的爹死得早,她娘 41 岁就开始守寡。那时,梅子娘要种责任田,还要照顾梅子和她两个哥哥,日子过得很艰苦。后来梅子两个哥哥都成了城里人,梅子也嫁到邻村并有了孩子,她娘才算熬出了头。不过,人也熬成了老太婆。

梅子娘老了,一个人住在乡下,说啥也不愿跟儿子去城里生活。

有一次梅子回娘家,正是吃饭的时候。梅子揭开娘的饭锅一看,里面的饭是米和红萝卜丁混在一起煮成的。

梅子问娘:“妈,你怎么吃这种东西?”
她娘咧嘴一笑:“我偷懒,饭和菜一块煮,又省事,又好吃。”说完往嘴里塞了一口饭,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可没嚼几下就噎住了,噎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梅子的鼻子一酸:“妈,是钱不够用吧?”
她娘急了,脸都成了猪肝色:“不是,不

梁家沟村的梁老汉,别看年近八旬,可身体还像当年那样硬朗,凭着年轻时学成的一门泥瓦工手艺,帮人修修补补的活从未间断过,在附近的小山沟也算是个人物了。
老汉天生乐观,总也闲不住,前阵子还在帮邻居家修房呢!可不幸的是,在那次修房中,他不小心从梯子上滑落下来,造成脚踝骨受伤,但经过精心治疗,身体恢复很快。这不,刚出院没几天,就接二连三有邻里们探望,看到墙角堆放的那些营养品,他不禁心酸起来:“哎,还是家乡人亲呐!咱得病人探望,人家托办的事咱也不能袖手不管。”

想到这里,他实在坐不住了,瞅着正在拖地的老伴说:“孩他娘,我得去找找二贵,让他去问问大贵,他富强大伯和玉娟婶办理低保的事啥时能批下来,还有昨天他舅妈的小孙女想转学到县一中的事,咱都得赶紧落实,要不就愧对大家的一片心意了。”

“你这糟老头子,不安心养病,住院才几天,就给孩子揽了这么多的事,何况大贵刚当扶贫办主任,他有那个能力帮你吗?再者说了,人家扶贫办又不是咱家的,你尽做些咸吃萝卜淡操心事!”

老伴的怨愤,丝毫没有令梁老汉放弃做法,他反而更加迫不及待起来:“你们这些女人真是见识短!”说完,“眶当”一声带上门,

一辆 531 路公交车疾驶而来,“嘎”地一声停靠在隆中市常红路公交站台,他被蜂拥而上的人流裹挟到车上。
他一手抓紧驾驶室旁边的扶手,吃力地平衡着自己的身体,一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蓝色小本本,谦恭地递到司机面前,脸上堆满媚笑。
“这个没有用,投钱!”司机长得五大三粗,操着浓重的襄江口音,中气十足地朝他呵斥。
司机的呵斥声,成功地吸引了乘客们的眼球,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他。
正一瘸一拐向车厢后面挤去的他,愣在

樱花殇

（山东）丁少玉



樱花的娇艳秀美,一直延续着,绽放着。那膨胀着希望的花朵,在尽最大努力地延长着花期。然而,“樱花烂漫几多时?”大约一周之后,盛开的花朵便凄然凋谢,落在道路上、草地上、水沟里。微风吹来,花片纷纷扬扬,漫天飞舞。花谢花飞花满天,飘得壮烈,没有犹

娘心似线

（湖南）云静水闲

是,你哥给我的钱用不完!”
梅子不信,偷偷去问隔壁的老么叔。
老么叔说:“现在乡下和城里一样,什么都要买,还要人情开支。你娘这么大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舍不得歇,夏天栽辣椒,冬天种萝卜。你两个哥哥都是大老板,也不缺钱,她这样苦自己,不知省下俩钱做什么?”

梅子听了,回家对娘说:“妈,以后你别省着花钱了。”说完,拿出 200 元递给娘。
她娘拼命摇着双手:“不要,不要,我这么大了能吃多少?你们兄妹三个就你在农村,条件差一点,我不要你的钱。”

梅子装作生气:“妈,你这是看不起我,嫌我这个乡下女儿没出息!”

她娘听了,脸变成了茄子色,默默接过梅子的钱。

从此后,梅子每次回家都给娘一些钱。

今天早晨,老么叔打电话给梅子,说她娘又犯病了,梅子赶紧往娘家跑。
梅子到娘家时,她娘拥着被子坐在床上,头发蓬乱,双眼陷成两个小洞,双颊陷成两个大洞,见了梅子,也不说话,那模样,就像一具快风干的尸体。梅子吓坏了,连喊了两声娘,她娘就是不说话,只拿眼睛盯着她。

梁老汉的心事

（湖南）赵建平

径直向二贵家走去。

二贵见父亲满面不悦,连忙上前佯装笑脸说:“爹,您想看儿子就电话里说声呗,我开三轮接您去,步行过来,您的脚会吃不消的。”听了二贵善解人意的话,父亲的态度立刻有了大转弯。

“二贵啊,这几天也不见你哥回来,你替我找他问问,我寻思着前些时候托他给大家办的事,也该有眉目了吧,顺便把你舅妈小孙女想转到县一中的事也和他提提,让他抓紧办,不能总是这样不温不火的?”

“行啊,您放心吧,我哥上午还在县政府开会,下午我就到单位找他,让他晚上下班回来找您。”这下梁老汉倒是放心了许多,在二贵送他回家的三轮车上,他竟得意地哼上了小曲。

“爹,你快来吧,我大贵哥正在我家等您呢!”听到儿媳妇熟悉的声音,老汉顿时感到胸口轻松了许多,便再次向二贵家走去。

刚走到二贵家大门口,梁老汉就隐约听见屋里传出摔杯子的声音,接着便是二贵的怒吼声:“梁大贵,你个没人心的东西,当个

公交车上

（湖北）孙少平

了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投钱!”司机的呵斥声再次撞击乘客们的耳膜,呵斥声中,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了。

他停在原地,身体失去了平衡,试图伸手去抓扶手,一个趔趄,蓝色小本本无声地滑落车上。温暖的阳光,透过厚实的车窗玻璃,照在蓝色小本本上,“残疾证”三个金色大字分外刺眼。

娘以前中过两次风,这次只怕……梅子不敢往下想。

老么叔在旁边劝她:“你不要急,等会你哥哥回来,马上把你娘送医院。”

梅子心里稍安,偶一回头,看到床头柜上有一只碗,碗里是半碗米饭,还有两根酸豆角。梅子的心颤了一下。

不久,梅子的两个哥哥到家了,兄妹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由两个哥哥把娘送到医院,梅子回家带上换洗的衣服,然后赶到医院服侍娘。可梅子要走时,她娘忽然开口说话了,还送给她两团线。

梅子很快收拾好了换洗的衣服,正准备出门,10 岁的儿子像一阵风似地跑进屋里:“妈妈,钱,钱!”

儿子一手拿着一沓百元钞票,一手拿着纸筒,身后拖着一根长长的红色麻线。

梅子一惊:“你手里的钱是哪里来的?”
儿子说:“钱是线里面的。我放风筝,放着放着就看到了里面的钱。”

原来,儿子看到堂屋的八仙桌上有两团麻线,就拿了一团去放风筝,没想到放出了钱。

梅子呆了呆,发疯似的拿起另一团线,飞快地扯线,线扯完了,果然看到了钱。那些钱一张张整齐地绕在纸筒上。

梅子把所有的钱数了数,刚好 5000 块。
梅子拿着钱,泪如泉涌。
这时,手机响了,梅子的哥哥在电话里说:“娘刚刚走了。”

破主任没几天,你就六亲不认了,我托你办的事你可以置之不理,可咱爹的面子你总不能不给吧?”

“二贵,别说是咱爹的面子,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会给!我梁大贵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就要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只要你们抛下的那些事合情、合理、合法,我二话不说立马办;而那些有悖良心、道德、法律的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办!正是因为你和爹揽下的那些事不合理法,但我又不愿伤及老人的心,所以才一直找借口拖延到现在,老弟呀,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大哥的苦衷吗?”说完,只听大贵呜呜地哭出声来。

此时的梁老汉,再也无法控制激动的情绪,他清醒地意识到儿子是很优秀的,是个群众可信赖的好干部,是自己太难为孩子了。想到这里,他索性将欲滴的泪水咽进肚里,三步并作两步向自家走去。

回到家里,他拔响了大贵的电话:“大贵,爹告诉你个事儿,你的几位伯伯、叔婶们托爹办的事,我都找他们推脱掉了,你就安心工作吧,把国家赋予你的权利真正用到‘为人民服务’几个字上,爹为你骄傲!”

大贵放下话筒,望着二贵俏皮的笑脸,禁不住大手再次向弟弟的肩上拍去,口中念念有词:“哈哈,就数二贵鬼点子多,骗了兄长骗老爹!”

车内一片沉默。
“我来帮他投钱吧!”一位姑娘站出来,挤到投币箱前,两元硬币从她手中投进钱箱。
她弯腰拾起残疾证,搀扶着他,向她的座位挤去,春天般的微笑始终挂在她的脸上。拥挤的过道上,乘客们纷纷让路。
坐在驾驶室里纹丝不动的司机,终于启动了车子。
车开了,悦耳的女中音在车厢里循环响起:“乘客朋友们,欢迎乘坐 531 路公交车!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千湖省文明城市——襄江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文明家园!”

下捡起一朵枯干的樱花,放到抽屉里保存起来,作为往日的纪念。其她的落花,玉体横陈,在风吹雨打下慢慢地“零落成泥碾作尘”,融入了大地。我心想:悲壮的樱花,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开在这平凡的树枝上?既然让你给人间带来了欢欣鼓舞,为什么又让你在风华正茂的一刻靠靠地凋零呢?

来年的春天,樱花树又绽开了满园的花朵,氤氲如画,宛若仙境。我将往年收藏的落花拿出来,与树上的鲜花作比较:花的轮廓是一样的,花的纹理是一样的,花的气质也是一样的。噢,我的樱花,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朵是那一朵的替身吗?也许你们就是从一朵花柄眼里长出来的,凋落前曾经欢乐过,欢乐后又凋落了。

然而,你们并没有悲伤,生存时尽情地欢乐,并且向着阳光,向着梦想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生长着,树干更粗了,树冠更大了,花朵更多了,花色更艳了。

我又忽然醒悟了,觉得我昔日的哀伤实在是多余的,简直是愚蠢可笑,杞人忧天。原来,樱花的花开花落,不仅是植物的生命运动,还体现了哲学的思想:花开花落,正是自然界运行的逻辑。世间的万物都是沿着这个轨迹而生生不息的。

我于是赞叹起樱花之殇来:你从喜马拉雅山流落到这里,年年花开花落,繁荣凋零,就是为了来年的新生。繁华了便毅然决然地凋落,凋落了是为了明年更好地繁华。

让座

（广东）王工一

地铁车厢里,座无虚席。高爷爷刚刚迈进车门,一位小伙子便从座位上站起来,热情地说:“大爷,您坐。”

让座比找座还快,高爷爷“呃”了一声,迟疑着,并没有马上坐下。

高爷爷刚退休,这是第一次被让座,有些不大习惯。客气地说:“谢谢!不好意思。年轻人上班也挺累,您坐吧。”小伙子没回应,靠上柱子站着,看手机去了。

座位闲置,小伙子站着。高爷爷只好坐下来。他心里并不舒坦。退休了,不再受上下班时间限制,也不再忙忙碌碌,但是,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事,离开了熟悉的工作环境,还不大适应,处于心理调整的过度期。

邻座一位年轻人与高爷爷搭话:“大爷多大了?”
高爷爷很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外貌,怎么看自己的衰老程度。他退休后,不再染发,上班时难以掩盖的白,现在任其蓬勃,已白得透顶。年轻人正好是一面镜子。他反问年轻人:“你看有多大?”
年轻人端详了一会儿,也是一个疑问句:“有 70 岁没?”

高爷爷心里咯噔一下:“有那么老吗?我刚退休,60。”
年轻人又看了看,说:“嗯,细看,并不老。主要是你这头发……”

高爷爷苦笑着。

回到家里,高爷爷还记着让座的事,对老伴和孙子说:“今天,第一次遇见有人给我让座。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啊!”
老伴满不在意:“那你还能总不老哇!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小姨子不就说你长得老型吗!让座,人家敬老爱幼,是好事。怎么还不高兴呢?毛病!”
刚满 10 岁的孙子小明插嘴:“爷爷不老,白发,也看得出来衰老。”

孙子的话,爷爷听进去了:“还是小明说的对!老,我也不能老得那么快呀!”
第二天,爷爷带小明外出,又来到地铁列车上。车厢里只有一个空位。爷爷让小明,小明让爷爷。爷爷嗷嗷嘴,执意让小明。小明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二话没说,立刻坐下了。

爷爷一只手抓住扶手,一只手掏出手机,聚精会神,旁若无人。
这时,坐在小明旁边的一位阿姨看到了,想给爷爷让座。刚要起身,却被小明轻轻拽了一下衣襟。阿姨奇怪地看着小明,纳闷。

坐在小明另一侧的叔叔看到了,也想让座。合上正在看着的书本,准备站起来,小明用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大腿,不让叔叔起来。叔叔不解地看着他。

小明背对爷爷,把手指竖在嘴唇上,要叔叔和阿姨莫吱声。轻轻摆手,暗示不要让座。

到站,爷爷和小明走出来。

爷爷很开心的样子,边走边对小明说:“今天挺高兴,没有人给我让座,说明我还不老!”

小明听了,咯咯笑个不停。

爷爷也笑了,那笑,发自内心,笑得那么甜。

